

朝圣的故事 或在路上

1996 年卷 · 理论

何向阳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

何向阳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女学者何向阳的第一部理论集。书中收有文学批评论、文学作品论及作家论等方面的论文14篇。作者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既有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把握,又能洞幽发微,沿波溯源,提出独特而又相当深刻的见解,启人思考。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

何向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82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83—0/I·2218

定价:13.50元

总 序

袁 鹰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灵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雷 达

去年《作家报》连载过一篇文章，叫《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我原以为，又是那种赶时髦的关于后现代的横向移植文章来了，孰料，一路读下来，文章新颖而不艰涩，宏观而不空疏，不仅能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文学运动的实践，而且能够并无游离感地站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高度上看问题。“复制”或“复制时代”的概念无疑是从现代西方文化论著中借来的，但文章所举事象，展开的分析和归结，是从当代中国的人文语境出发的，而且充分中国化了，文章的作者紧紧抓住了“复制”这一核心观念，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构成方式和传播方式，然后，从现象看复制对人文语境的渗透，从观念看复制对人文传统的改写，从人格看复制对人文精神的剥蚀，步步写来，头头是道，很让人佩服作者善于归纳和编织的才能。为了支援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许过于强调一部分事实而弱化了另一些事实，于是多少有点儿削足适履之嫌，但总起来看，这篇文章能够自圆其说，且是新说，不是旧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中足可看出作者出众的理论敏感和缜密的分析能力。

我因写过类似角度的文章如《缩略时代》，思索过类似的问题，便对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同它的作者“何向阳”也一并记住了。至于何向阳是男是女，从事何种职业，还有过哪些著述，却一概不知。不意，今年在审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书稿时，何向阳再次浮现了。这次不再是因一篇文章，而是他以参评作者身份提供了一部20万字左右的论文集（为了公平，书稿在送我们审读前就做了处理，作者名字用很浓的墨汁盖住，即使对着太阳也辨认不出，但因上述原委，我一拿到书稿就明白了它的作者叫何向阳）。我发现，这位何向阳近年来真写了不少文章，尽管批评界不断有人脱“评”了，跳槽了，洗手不干了，他却始终目不转瞬地关注着当代文学的每一波动，时时出之以精彩的评述和概括，热情未曾稍减。我还发现，在何向阳的文章里，类似《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式的以挪借为主的洋味儿较浓的倒是极少数，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具有材料丰富，论述严谨，文笔流转的特色，每一篇都是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的产物，不愿轻率出手。倘若从气质秉赋上看，他的一部分最用力的文章，是含着一种诗的气质和生命意识的，大约依他的本性，并不特别喜欢搬弄新概念新术语以轰炸自己又轰炸他人。到他写作四万字左右的长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整部评论集就以此题为题，可见他多么重视这篇文章），他似已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基本脱下了理论的铠甲，抛弃了归纳点什么或演绎点什么的职业惯性，全身心地投入了“描述”，让意念跨上黑骏马，让心儿奔向生长过哲合忍耶教派的黄土地，沿着张承志的心路历程，带着对张承志“与众不同的杰出和不顾一切的偏激”

的深深理解，在精神理想的天空纵情驰骋。他吟诵着张承志的话：“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如果这梦是我的生命”，既是对张的由衷首肯，也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语吐露。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他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当然也没有人比他更无力拉开距离地观照张承志。

这部书稿由于得到编委们的一致通过，“何向阳”不必再保密了，关于其人的履历及著述情况便也很快转到我手中——编委会把编审此书并写一短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看了材料，发现他的年龄、性别、创作情况都有些出人意料，这里不妨向读者略加介绍：何向阳，女，1966年10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继而攻读该校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她现在河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工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发表文学论文30余万字，其论文论点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摘编。她曾频频荣获河南省政府、河南社科院、河南作协所颁发的各种奖励，如青年奖、优秀科研奖、新人新作奖等等，虽然她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更大影响，但在河南，早已是出类拔萃，众所周知的了。她的出色，正好印证了编委会选稿的眼力，作为参与者，我有些欣慰。不管从哪方面看，何向阳都是文学评论界涌现的一位难得的新人。80年代文学新人大批涌现，那在世界文坛也很罕见的情景已成往事，文学新人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更遑论评论人才的出现。现在，有多少人能忍受清贫之苦和冷寂之境，一种个人无法左右的浮靡和功利之风所向无敌，正在摧折着文学新苗的成长，当此之时，像何向阳这样的理论新秀要崭露头角，实为不易。

她的年龄这样小，又是个女孩子，也确乎少见。过去人

们常说,有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那是说,搞史学的要有成就,太年轻出不来,其实,文学研究何尝不如此。但任何事都有例外,以何向阳而论,她在80年代中期开始写论文时,仅十七八岁,不能说不早,但她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广泛涉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并不浅尝辄止,这本集子里的一些关于文艺心理学、人格研究、文学批评的长篇述评,就是她读研究生时期在导师指点下一边读书一边思考的成果。后来,她的兴趣似乎转向了文化学和寻根热,关于审父与恋祖,图腾与禁忌,部落与家园的一组文章,是其痕迹。我特别看重何向阳的,主要不是她在资料占有和细心爬梳方面的努力,而是她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出色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即从文学本体和审美特性出发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大胆假设能力。试以《怀旧:新时期小说情绪主题》为例来看,在何向阳眼里,作品究竟属于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寻根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写作本身是一种回忆,人类永远有对安慰的渴求,永远有回归母体,回归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记忆的冲动,于是,她发现了许多创作的奥秘,发现了作家中“不愿走出青春回忆的人”和“企图在剧变中挽住点什么的人”,从而找到了一种纵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视角。这样的研究比之那种非要制造个什么新术语,把鲜活的文学现象一个个硬安进里面的方式,不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吗。但我又多少感到,何向阳是位求知欲很强,兴趣总在不断转移,永不满足的评论者,这一方面使她的文章变化多端,富于生气,另一方面又使她的文章缺乏足够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深入性。

这部书稿放在我案头已有些时日了，我不想马上交出去，还想再读一遍，但时不我待，必须连同序言一起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它就变成泛着油墨香的新书了，到那时候，让我们再重读一遍《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吧。

1996年7月21日酷暑于北京

目 录

序 雷达(1)

艰难而漫长的“阵痛”

——新时期文学批评反思与展望 (1)

心理批评的潜在危机 (17)

文学:人格的投影

——文学研究的一个思路 (26)

怀旧:新时期小说情绪主题 (48)

后撤:后新时期文学整体策略 (56)

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 (70)

部落与家园

——近年小说的一种文化倾向 (84)

“审父”与“恋祖”

——兼评寻根后文学文化主题的流变 (101)

家族与乡土

——20世纪中国文学潜文化景观透视 (119)

隔着墙壁的对话	
——读解陈村.....	(146)
匆匆赶路的血液或火中取栗的手	
——申爱萍爱情诗心象速写.....	(153)
感性历史的文化复述	
——《匪首》：一次放逐的体味	(163)
枯树的诞生	
——张宇论.....	(175)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	
——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	(212)
责编缀语.....	(266)

艰难而漫长的“阵痛”

——新时期文学批评反思与展望

一、序

批评的自觉——主体的苏醒——方法的追寻

从近四十年的文学批评走出的那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看，从与文学创作的起落相应显示出的那根一波三折的曲线看，从批评的动态实践与批评家的清醒探索看，从批评所引起的轰动与一度遭到的冷遇看，都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悲壮感：十七年的单向求索导致以静止的模式替代运动着的思维，“文革”十年批评界的荒芜土地上只生长着用以“棒杀”的荆棘，近十年文艺学继彷徨徘徊刚刚起步又跋涉艰难。

1978年5月理论界一场轰动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李泽厚的有关呼吁经刘再复的理论发挥而在文艺理论界掀起“主体性”论争，这两件一扫理论界沉闷空气以致改变其旧格局的大事，出现得如此迅猛，使人

不得不惊讶：一个时代，走过来了。

理论界主体性的召唤对于文艺界无疑是一种有魅力的声音，人们潜意识中那根隐匿最深、包裹最严、怕已生锈的琴弦被一只奇妙的手拨动出了不平凡的响亮和清脆，先是几个音符，后是一片音响，再后是一章章流溢而出的华彩乐段。

人的主题、人道主义、人性的论争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形成一股热流，人、主体、个性几乎成了这时期文坛的普遍声音。人好像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发现了宇宙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灵世界的内部空间，这一发现使人对自身获得了再认识，使人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理论界的潮涌给批评界带来的亢奋，首先表现在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重新确定与选择，不是以某个领袖人物的某几句话为标准，不是以某部典籍里的某几段文字为标准，更不是以某种固定不变的理论模式、单向的关系、单一的背景所构筑的类同的框架去套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文学现象。人们由怀疑到思考，由思考而行动，因此，观念的创新与思维方式的革命才不致使那声开拓新时代的宣言成为一句空话。其次，批评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批评界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自主与独立作为信念渗入到批评的血液里，批评不再是一种排除批评家主体、个性、思想、情感的对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单纯依附，不再是某一种思维模式的机械的演绎与推理。“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批评即选择”等批评观的提出无疑是一种以多向、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也无疑是对以往轻视批评者主体创造力的反动和对批评的自主意识的积极认同。折射这一理论革命

的方法热的兴起,使我们的文艺批评与研究打破封闭而走向开放,打破单一程式而走向多元。先觉者们面对令人眼花缭乱文学现象,面对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提出的不容回避的挑战,感到从未有过的莫测和兴奋。一棵古树生出了那么繁茂又生机蓬勃的叶子。1985年不能不说是文艺理论的春天。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我们的批评于徘徊中前行的历程给了我们这种自信。

然而,仅有理论思维,我们就能登上最高的峰巅吗?呈现在面前的已非十七年的一条胡同,也非秋季森林里罗·弗罗斯特的两条路,而是无数条富于诱惑,延伸无尽的岔道,作为整体的批评在此不可避免要做出新的选择。而使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从主体苏醒到方法追寻的主、客观创造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批评恰恰举步维艰,陷入两难境地。这是历史的必然呢,还是时代的偏差,抑或是其他多种原因的综合?

来自作家、读者的埋怨,来自批评家个人的困惑,使得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已取得的成绩与贡献而漠视它于喧哗与骚动中隐藏的潜在危机,而对它所受到的诘难与指责充耳不闻。换句话说,历史的局势与批评的现状使得我们对它的历程和前途做一必要的反思与展望成为刻不容缓。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